

CHONGQING CHUBANSHE



东欧文学丛书

黄昏情思

[罗] 特拉扬·利维乌·比勒耶斯库 著

次 农 王敏生 译





[罗]特

CHONGQING CHUBANSHE

黄昏情思

POMUL CUNOASTERII
TRAIAN LIVIU BIRĂESCU
EDITURA FACLA, TIMISOARA 1983

责任编辑 余琳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罗]特拉扬·利维乌·比勒耶斯库著

次农 王敏生 译

赏 昏 情 思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2.375 插页4 字数205千
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300

*

ISBN 7-5366-1132-3/I·202

定价: 4.5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罗马尼亚的广阔社会为背景，通过三个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展示了人的命运和价值。

电机厂是先进生产单位，厂长贝尔巴闻名遐迹。他工作一帆风顺，生活的道路却坎坷不平。自从他的爱妻病故后，鳏居了10余年，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在他与比自己小20多岁的女律师邂逅后，长期被压抑的情欲爆发了，他以为找回了失去的幸福，结果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妇产科医生沃什蒂纳尔在城里小有名气，生活十分阔绰。他的妻子是个年轻美丽的工程师。他终日忙于工作和应酬，不关心、不理解妻子。久而久之，她那少妇的心头萌动了朦胧的爱情，蕴存着对厂长贝尔巴难以言语的情爱，致使她同丈夫过着貌合神离的生活。

兽医特列塔不求名利，只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他是个独身主义者，对女人有偏见，因此多次错过娶妻的良机，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

全书通过心理回忆的方法，使多条线索交叉演进，情节真实，主题深刻，生活气息浓郁。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受到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占，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又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东欧各国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和曲折。现在这些国家又在为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改革。

文学是社会与时代的产物和反映。东欧各国

文学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其突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十九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作家和诗人，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和显克维奇，捷克的聂姆曹娃，匈牙利的裴多菲，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保加利亚的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等。二十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彩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米沃什，捷克的塞费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斗争精神，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五十年代前后，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外）曾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作家们的思想也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革，文学不再是图解某些政治口号或政策的工具，而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

展。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敢于突破人为的禁区，大大扩大了创作的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政党内部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小说、诗歌，也有对社会上的种种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也打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文坛的局面，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妍、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去反映当代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任人物的思想感情纵横驰骋，宣扬“反小说”，“反戏剧”的文艺纲领。有的作品以故事情节取胜，有的则以抒发情感见长；有的采用荒诞魔幻的方法，有的则以象征、隐喻或影射的手段去揭示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巨大关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许多作家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在欧美各国广泛流传，并以独特的艺术成就受到好评。

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

国来，二、三十年代，鲁迅、茅盾等无产阶级文学先驱，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亲笔翻译东欧作家的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我国和东欧各国走过相似的道路，目前也在进行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我们的文学和东欧各国的文学也有过相似的发展历程，因此东欧作家的探索和创新，他们创作的经验与教训，都很值得我们借鉴。前几年，在我国召开的一次国际汉学家会议上，一些外国文学家建议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将注意力转向东欧文学和拉美文学，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使我国读者了解东欧各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概况和人民的生活及思想面貌，并从中得到艺术上的享受，也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借鉴，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特选编了这套《东欧当代文学丛书》，将分期分批出版。本丛书着重介绍东欧各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名篇佳作，特别是八十年代的近作，选材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和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欢迎与指教。

第一章

—

他悄悄地走出半开半闭的大门，门房毕恭毕敬地向他致意：

“大夫先生，您好！”

他微微点一下头，作为回答。他不在这家医院里工作，但是门房仍然认出了他。门房都有这种惊人的本能，他们懂得应该问候什么样的人，应该对什么样的人不留情面，这样的绝情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不必多说了。门房若没有这种本领，就只有另谋出路了。

那是9月底的一个下午，时近黄昏。他一向是匆匆忙忙的。这次，他却意外地在门廊下站住了。天空密布的乌云急剧翻滚，天昏地暗，云层是那么低，仿佛一伸手便可够着它。他从来不曾产生非分的想法。他的思维清晰、准确和明朗，就像笛卡儿^①所主张的一样。他知道笛卡儿的主张吗？不过，这怎么可能呢？他对哲学虽然没有

^① 笛卡儿 (Descartes, Rene, 1596—1650) 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

好感，但并不想坦露这一内心感受。他不无遗憾地发觉，在门口停留是一个错误。真是失误！他要不在这儿留步的话，会一直往前走去的。这样一来，另一个人只能从后面追赶他了。他始终弄不明白，一个平庸的或类似水平的兽医怎么会和贝尔巴结成莫逆之交的。不久前，贝尔巴还是个厂长，而且是什么样的工厂！人应该择友而交。至少这是他的主张。

他用眼膘了一下，发现那个人就站在他身边。他心里说：“他形影不离地跟着我！”他从病房一出来，就没有能甩掉这个跟踪者。他瞧瞧面前的大街。闪电划破了黑压压的密云，宛如刺穿一张透明的薄纸。刹那间，大街上亮堂堂的，使你犹如置身于五彩缤纷的焰火大会。在短暂，但耀眼的闪光中，他看到几个行人在门廊下逗留，暴风雨近在眼前，不敢再延误了。一声闷雷首先在人们头顶上炸响，接着就是豆大的冰雹，劈劈啪啪地落在人行道和屋顶的瓦上，就像是一阵阵的打鼓声。

他身旁的人惊讶地说：

“9月就下冰雹？”

他装作没有听到这一议论，不动声色，为的是保持距离。空气一下子变得凉爽了。他凝视着在柏油路上跳跃的冰雹，活像一颗颗滚动的小冰球。“我还真有先见之明。”他满意地想。早晨，他

按照习惯听了电台的天气预报。他的车停在附近十来步远的地方，只要冰雹一停……当然，假如推迟这次访问岂不更好了。可是，奥尔坦莎一直坚持……现在，他不得不在门廊下藏身。

他没有来得及想完，只见两个人从冰雹中跑过来。一对男女青年毫无顾忌地挤进人群，他感到热呼呼、硬邦邦的臀部碰了他一下。他偷看一眼，心里想，她一定非常年轻，陪她的那个大小子约摸有20岁。他看不太清，只见他留着胡子，如今时兴年轻人留胡子。那个特列塔兽医被挤到角落里去了，他感到小小的满足。

“你湿透了吗，约内拉？”胡子问道。

姑娘放声笑起来，好像是一个想引起人注意的傻丫头。她比想象的还要年轻，可能只有16岁，至多17岁。她长有一张孩子脸，或许觉察到有人在注视她，于是取出画眉笔，整起容来了。她穿着一件不太干净的白上衣，湿淋淋地紧贴在身上，突出的两个乳头令人注目。她穿的裤子满是污垢，湿透的薄裤子映出她那异常丰满的臀部，看上去不像个毛丫头。她的大腿很美，圆鼓鼓的像古希腊的酒壶。姑娘感到有人端详她，于是猛然转过身看了他一眼那是一种饶有兴趣的眼神，但随即就消失了。接着，她又以完全漠然的目光越过他朝前看。“她对我并不感兴趣。”沃什蒂纳尔医生不无醋意地想。其实，他并不在乎姑娘的脸

色，只不过习惯了别人处处尊重他，甚至怕他，这是他的职业所决定的。而这个……当然，对这种年龄的姑娘来说，超过25岁或27岁的男人已经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了。她只是想知道谁在看她。她转身投入那个高个子的怀抱。

“我呆在这儿干吗？浪费时间。”沃什蒂纳尔医生不高兴地想，姑娘的冷淡态度使他不快。他不能容忍人家冷冰冰的样子。在医院里，女护士们对他恭恭敬敬。早晨，没有人敢不按时上班，至少他主管的部门是这样的。他又望望大街。冰雹已经停止，但密密麻麻的大雨点斜着落下来，他刚要伸手去试试，马上又缩回来。他想，何必多此一举，特列塔准会这样做。他有自己的理由，也可以说是……原则。他从不走回头路。要说他有座右铭的话，那就是勇往直前。现在想回头的话，他只能回到贝尔巴那儿去。那样一来，看病人的时间将会大大拖长。他最不喜欢干出格的事。雨下得小了。他得冒雨走几米路，才能到停车的地方。他低下头看看精制的浅灰色薄裤子。他想，在雨中走有点冒险，但是可以摆脱兽医。因此，他当机立断，这是人的宝贵素质，也是他的职业所要求的。不管怎么说，他在这儿呆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了，还等什么？他冲出门廊，急匆匆地朝自己的汽车奔去。

“等一等，先生，你上哪儿去？”从背后传来

特列塔吃惊的声音。

“这么说，我们已经成为至交了。”他心里想，“他甚至还会拍拍我的肩膀。”

他没有回头，只做了个模棱两可的手势，随他怎么理解都行。他跑到汽车跟前，用早已准备好的钥匙打开车门，舒了一口气就钻进车里。顿时，他产生了安全感。因为，他已经与车外的那些人隔离开了。他开动汽车马达，立即响起熟悉悦耳的声音。当车子刚要启动时，他又有点歉意地想，“再容忍一下吧，我不能让兽医淋雨。”他不无遗憾地又打开车门说：

“你也上来吧！”

兽医听到他召唤，瘦小的身躯连忙从门廊下走出来。

这是一辆拉达牌小轿车，他刚买来几个月，现在还是崭新的。当兽医钻进车子的时候，他忍不住好奇地透过凸起的挡风玻璃向外看，门廊下的一对年轻人已经不再拥抱了。虽说相距不远，但视线差，看不清他们的动作。汽车开动了，距离愈来愈小，他从他们面前慢慢驶过，他打开雨刷，透过挡风玻璃看清了姑娘的面孔。她的眼睛很大，目光令人捉摸不定，既带有贪婪，又含着妒忌。“各个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欢乐，小丫头”。他这样想着，加大了油门。他在反光镜里看到特列塔兽医愁眉苦脸的，他把目光很快移到他的衬

衣上，领子敞开着，露出多皱的细脖子。他蛮有把握地想：“我敢打赌，他是自己洗的衬衣。”同时，他记起兽医尚未成家。他下意识地瞧一眼自己的衬衣，洁白，平整，每天都换洗。

“能就近撂下他，算我运气。5分钟，顶多10分钟，非甩下他不可。”他边想边转过头去问兽医：“你上哪儿去？”他问得很冷淡，坐在后排的人一定听得出来，他，沃什蒂纳尔，只是出于礼貌才送他的。万幸，特列塔就住在附近，他将车掉头朝大街的另一个方向开去。他全神贯注地开车，因为这里不是聊天的好地方。

拉达车轮轧在湿柏油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他吃惊地发现，他们居然也有相同之处。他无法抗拒这突如其来的念头。他们只不过在心脏病医院的候诊室里见过一面。雨又下大了，应该小心点，减点速度。“就多耽误几分钟吧。”他打定了主意。他听到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急促的呼吸声。他心里想：“兽医有些激动。”恰在这时，后面的人问了他一句什么。他无所回答，因为没有听清对方的问话。兽医的声音微微发颤，就像一个小孩子在招认自己的过失。

“贝尔巴怎么啦？教授说了些什么？”

当然，他应该想到会遇上这样的盘问。他，沃什蒂纳尔有资格同阿格利切鲁教授谈话。众所周知，这位心脏病专家是不屑跟无名之辈对话的。

显然，他是例外，可是特列塔兽医呢？如果他是病人的近亲则当别论。可是……他不悦地想，“他怎么会知道我与教授谈过话？”不管怎么说，既然人家问起，就不能不回答，这也是礼貌。但是，他没有立刻回答。他们来到小广场的旁边，他的眼睛正在寻找一个较开阔的地方。这儿是草地，几排长椅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也许，在阳光宜人的午后，老奶奶们常领着小孙儿到这儿来，享受所谓的田园乐趣。现在，滂沱大雨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他的回答不会令人满意。说实在的，教授的话少得可怜，但从礼貌上挑不出任何毛病。他完全理解，因为这是他们共同的职业习惯。不过，他很少遇到这种场面。当然，有时难免出现复杂的情况。是的，阿格利切鲁是心脏病专家……该如何对特列塔说呢？阿格利切鲁泛泛地谈了一些症状，他还没有给病人做全部检查和化验，因此不能确诊。病人的心电图欠佳，他不满意。在谈话中，教授一度陷入沉思，他谨慎地搜寻合适的词句，这说明情况不妙。他对同行可以说实话。贝尔巴的“病情”严重——人一进医院就都有了“病情”——可以说很严重，他说完很严重这个词后，立刻补充说：“但愿不出现并发症……他的心脏已经十分脆弱了”。这些话足已说明问题，还需要对特列塔添油加醋吗？如果对他重复说一遍教授的话，他准会再缠我一个小时，

让我解释一大堆问题。他回过头去，十分庄严地望望兽医，只见他心神不定，一双疲乏的眼睛执著地看着他。他们一走出病房，沃什蒂纳尔就意识到很难摆脱这个人。现在他想，还不如把他该知道的快点告诉他，省得他纠缠不休。

“我同教授谈过了。”沃什蒂纳尔以他十分熟练的职业腔严肃地说，“情况不妙。”他想笑笑，但是没有成功。他接着说：“还不明朗，没有确诊。不过，估计情况不太理想。”特列塔不信任地看着他，怀疑他的话里含有虚伪的成份。因此，他感到需要加上一句：“但愿一切如意。阿格利切鲁教授可是尽人皆知的著名专家。”

“是啊。”兽医嘟囔了一声。他不是不佩服阿格利切鲁的名望，只是对听到的介绍不怎么满意。他的面部表情说明，他不相信对方吐露了全部实情。

沃什蒂纳尔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尽了义务，还有什么需要向他说的呢？难道向他描述一番心脏病医生的礼貌如何周到吗？他知道，特列塔对这些毫无兴趣。他深信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为了不给特列塔提问题的机会，他不再说话了。小汽车徐徐前进，将小广场抛在后面。

这只能算是一条胡同。前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小广场，实际上是不规则的四边形，这是全城寥寥无几多少还残存着古老时代痕迹的地方。胡同

口的斜对面矗立着两座教堂，教堂的尖顶直插灰暗的天空。他并不喜爱这古色古香的广场，对胡同两侧的巴乐克式建筑也不感兴趣。因为广场四周的房子十分破旧和简陋。他认为住宅首先应讲究舒适，而这儿……

“在哪儿？”他问兽医。

车子来到广场的另一头的一座房子前面。他轻松地想，特列塔这种人只配在这里做窝。天开始黑下来，他打开前车灯，看见房子呈现出乌七八糟的黄颜色，不知多长时间没有粉刷了，墙皮也脱落了不少。他觉得不可理解，“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不管怎么说，特列塔毕竟是兽医，总该有点积蓄，完全可以找一处像样子的住所。也许，他不乐意换地方，喜欢住潮湿的房子。我敢打赌，这房子的地下室跟城里其它旧房子的地下室一样，一定是老鼠成群。“管他呢，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他暗自决定后，就踩了一下刹车。这辆车的刹车真灵。他没有关马达，也没有熄灯。兽医伸手去开门，但笨手笨脚没有打开。于是，他彬彬有礼地转过身，轻轻搬动车门闩，然后缩回手，让兽医下车，外面的清新空气吹进来了。特列塔准备下车，身子已经钻出车门，忽然像忘掉什么东西又回过头自言自语地说：

“谢谢。”

沃什蒂纳尔愣了一会儿，觉得该说句什么话，